



日本“国民作家”创作出的“百万人的文学”
 宫本武藏的《五轮书》与《孙子兵法》《战争论》并列为三大兵书
 以剑修道、以剑磨心、禅剑一如
 无数名人由此悟道，跳出困境
 金庸、古龙、星云大师、柏杨鼎力推荐

资深编剧

邹静之

人气导演

薛晓路

北电系主任

黄丹

联袂力荐

[038]

宫本武藏：剑与禅

导读剧照版

(中)

(日) 吉川英治 ● 著 孟瑶 ● 译 何亮 ● 丛书编辑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奥斯卡
经典文库

[038]

Miyamoto Musashi

宫本武藏：剑与禅 (中)

(日) 吉川英治 ● 著 孟瑶 ● 译 何亮 ● 丛书编辑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宫本武藏：剑与禅(全3册)/(日)吉川英治著；孟瑶译.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8

(奥斯卡经典文库)

ISBN 978-7-5656-3778-0

I. ①宫… II. ①吉… ②孟…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6756号

GONGBEN WUZANG: JIAN YU CHAN

宫本武藏：剑与禅

(日)吉川英治 著 孟瑶 译

责任编辑 林 勇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105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印 刷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33.5 插页 2

字 数 768千

定 价 168.00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风之卷

借刀杀人

—

丹波街道的尽头是一片茂密的丛林。穿过树丛仰头看去，一道白色的亮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这道宛如闪电般的光亮就来自丹波境内的最高峰。

京都西北的郊外就是这样群山连绵之地。此时的山顶上还积有冬日的残雪，高处不胜寒地超脱于冰冷的大地之上。

“点火！”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

虽然已是开春的正月初九，但寒风拂过，还是冻得人一身鸡皮疙瘩。远处凄厉的鸟叫声疼得人不寒而栗，连腰间的佩刀都透着冰冷的寒意。

“喂，烧旺一点！甬担心，烧得越旺才越好哩！”说话的这人一看就是人来疯的主儿，唯恐天下不乱似的指挥得可带劲儿了。

只见原来的星星之火“呼”地一下子就喷起来了，猖狂地火舌诡异地扭动着，好像要伸手去够天上挂着的那轮太阳。

“哎呀，太热了，这是要烤死人的节奏啊！”刚开始还嫌火小的那个人突然又开始嫌弃火大了。荒野的枯草堆旁围着的那四十多个人，一个个脸上被火烤得黑黢黢的。

“差不多可以了！”被烟呛得灰头土脸的植田良平怒视着还继续往火堆里扔草的家伙，“真他妈不长眼！”

生火取暖的这段时间里，不知不觉已过了卯时。看着忽

明忽暗的太阳，有人开始嘀咕了，“这都卯时下刻了，应该已经到点儿了，是吧？”

“谁说不是来着，少师父怎么还没来呀？”

“再稍等一会儿，按理说早该来了。”

看大家焦急的脸色，可毕竟少师父这压轴的还没出场，小喽啰干瞪眼也白搭。一双双眼睛远远地盯着街市口，盼望着那熟悉身影的出现。

远远能听见牛“哞——哞——”的叫声，除此之外一片沉默。这里曾经是前朝皇室的养牛场，虽然早已时过境迁，但还是有农家散养的奶牛在这里自由自在地吃草。太阳越升越高，那枯草和牛粪的气味便混合在一起，随日光一道蒸腾而出。

“那个武藏，该不会已经到莲台寺那边去了吧？”长时间的等待中，有人已经沉不住气了。

“难说，说不定他吓尿裤子不敢来了呢，哈哈！”吉冈家的人一向这么自信和乐观。

“哎呀，别吵吵了。干脆派个人去莲台寺郊野看看情况呗？总共也就一里地……”

“看什么？看看那个武藏长啥样啊？要去你去，反正我干不出这丢人现眼的事儿。”

“昨天晚上少师父都交代了，去莲台寺之前咱们先聚到这里整装待发，我看咱们还是再等等吧！”思量半晌，植田良平开口说。

虽然大伙儿都有点等得不耐烦了，也很好奇现在事态到底进展到什么情况了。但和小命儿相比，好奇心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大家也就是嘴上积极了些，没一个人脑子笨到要去当那个傻不拉叽的出头鸟。

“再说了，”植田良平不经意间露出狡黠一笑，“就算那个武藏先来了，就让他冷风晾着呗。像咱们吉冈家少师父这样的大人物，哪有等他那无名小辈的道理？那小子等得着急了生气了才更好呢，是他自己自乱方寸的，到时候被打趴下了可怪不着咱们。兴许这就是咱们少师父的策略呢！话说，咱们可别让外人当咱是来打群架的，还是别轻举妄动了，老老实实在这里等待少师父英姿勃发地出现吧！”

二

今天一大早，养牛场遗址的荒原上就聚满了黑压压的一群人。单从人数上来看，吉冈家得有一半的门人出动了。在这些门人中间，除了植田良平以外还有一半自称“京流十剑”的高徒，他们也是维护四条武馆的中坚力量。

“我一个人出马跟他单挑就足够了，用不着你们帮忙。”昨天晚上清十郎就明确地拒绝了他们想要当帮手的请求。只是那些门人还是有些担心，一向独来独往的武藏，这次真就老老实实的一个人来、不带一个帮手？

虽然上次听说武藏来吉冈武馆露了两手，但作为吉冈家的掌门人，清十郎还是胜券在握。今儿让大伙一起来，主要目的就是人多势众好撑腰，等他被大家簇拥着一出场，那还不是要多风光有多风光？毕竟早就安排人在五条大桥贴了战表，今天的比武在京都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他就是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轻轻松松地收拾了武藏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乡巴佬儿，重振吉冈家的威风！

可是，都过了好长时间了，清十郎怎么还没出现呢？真是奇怪。

看太阳的方位，早就过了卯时下刻。原先在莲台寺门外

等着看热闹的一千人开始向养牛场这边转移，一边走一边议论纷纷。

“清十郎去哪儿了？说是比武，到底还比不比了？”

“谁说不是呢！那个武藏好像也还没来。”

“哎，你看看吉冈家的那些个门人，该不会是来打群架的吧？怎么着，想仗着人多欺负人啊？呾——”

“管他呢！反正两个主角都没来，那些人就算来了也是打酱油的。”

不管外人怎么议论，吉冈家的三十多口子门人遵照植田良平的指示，始终不发一言地静观其变。

又过了一会儿，京都城的街坊邻居们还是舍不得回去，毕竟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大场面，错过了肯定后悔。人越聚越多，连草丛里树枝上都冒出了无数个脑袋。——这些脑袋当中，还有一个四处张望的城太郎。

像往常一样，他身后插着个比他还要高的木剑，脚上的草鞋也大了不止一两个尺码，“扑哧扑哧”走路的样子活脱脱一只刚上岸的大水鸭。

“不会吧？怎么还没来呀？”他在众人中寻找着那张熟悉的面孔，眼睛中期待的光芒渐渐暗淡下来，“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小通怎么会不来呢？连我都从乌丸大人的府邸赶来了，她怎么还能沉得住气？”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决定在见师父之前先去和小通会合。

三

乍一看，今天来看热闹的大多都是京都城里的老百姓，意外的是，来观武的女人也不在少数。别看平日里她们连划破小拇指头都会吓得脸色发白，但对于舞刀弄枪这些事，她

们的兴致可丝毫不比男人差。这不，现在就有好几拨女人，成群结队地手挽手来看热闹，叽叽喳喳地好不兴奋。

“奇怪。”城太郎拨开一堆又一堆的女人。这些女人都是平日里的普通衣着打扮，按理说应该容易觅到衣衫鲜艳的小通才是——她不会是真的没来吧？

自从分道扬镳之后，小通一次也没去过乌丸府呢。她当时可是说过会儿来看自己的，也不是不知道今天师父比武的事，到底出什么状况了呢？是不是生病了？还是……那个老不死的阿杉婆，嘴上说得倒是好听，该不是故意装出来骗小通上当的吧？这个念头闪过脑海，城太郎心怦怦直跳，越发不安起来。

“不行，小通可能有危险，我得先去找她！”城太郎下定决心，转身便往来时的路上去了。

众所周知，这场比武一定凶险异常。可正如在场的千千万万人都确信清十郎必胜那样，城太郎也一心一意地认为武藏师父定会化险为夷稳操胜券，所以他一点儿也不担心武藏，倒是小通更让他放不下心来。

“今天都初九了，这都好几天了小通始终没露面，跟人间消失了似的，到底发生了什么?!”城太郎的不安，在这两三天里越积越重。

清十郎迟迟不来，往草场中间望去，枯草堆里吉冈家的门人早就没了之前耀武扬威的气势，一个个像是泄了气的皮球——精神不起来了。见他们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干着急，城太郎心想：说是在莲台寺外，可莲台寺外边的荒野大了去了，搞不好就在这附近呢。他鄙夷地一笑，向乱草那边凑去。

“喂！小孩儿！”不知是谁在呼唤着城太郎。他转身瞄了一圈，目光定在一个人身上。

咦？这不就是八天之前——正月初一那天早上，在五条大桥的树边对武藏和朱实发出怪笑的那个家伙吗？

四

“你叫我吗，大叔？”虽然只有一面之缘，但多少也算是熟人了。

小次郎还是挂着像往常那样玩世不恭的笑，走到城太郎跟前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你忘了？我们在五条大桥见过面。”

“您还真是好记性。”

“怎么，和你一起的那个女人呢？她怎么没来？”

“你是说小通吗？”

“哦，原来她叫小通啊？她和武藏一定关系不浅吧？”

“嗯。”

“他们是表兄妹？”

“……嗯，算是吧。”

“什么叫‘算是’？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吞吞吐吐的不像样。”

“互相喜欢吧。”

“什么？”

“我师父和小通，互相喜欢。”

“哦？这么说来，武藏是你师父喽？”

“嗯！”城太郎顿时觉得脸上带光，扬起下巴自豪地说。

“哈哈！难怪今天你会来这里呢！不过都这个点儿了，连清十郎和你师父的影儿都还没见着，真是怪事。话说我也是过来看热闹的，你师父应该早就出门了吧？”

“谁知道，我也正在找他呢。”

说话的工夫，有两三个人从后边跑了过来。听见脚步声，小次郎的目光像鹰一样敏锐地往后方扫去。

“呀！这不是佐佐木先生吗？”

“哦，原来是你啊，植田良平。”

“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啊？”良平抓住小次郎的手说，“打去年底你就一直没回来，少师父四处打听你的消息，都快积郁成疾了！”

“哪里用得着这么夸张？像今天这样，我这不是来了吗？”

“来来来，这边请。”良平吩咐着，小次郎被吉冈家的门人簇拥着向荒原中央移去。

看见这么一位身背长刀、衣衫华贵的人和吉冈家的人待在一起，人群中不禁爆发出惊叹的欢呼声。

“啊！武藏……武藏来了！”

“哎呀，原来是他！”

“看他穿得花里胡哨的倒是吸引眼球，真到了上场的时候不会只会些花拳绣腿的功夫吧？”

见小次郎被众人当成了武藏，城太郎顿时像受了莫大的侮辱一般气不打一处来。

“喂！他不是我师父，我师父才不会穿得跟唱大戏的歌舞伎似的呢！”他义正词严地纠正道。

荒原中的小次郎不理睬人们的议论，只是高傲地对吉冈门下的一干剑客说：“绝对不能让清十郎和武藏交手——除非他是不要命了，想自取其辱。你们吉冈一派早就今非昔比了，依我看还是窝在家里省省吧。”

听小次郎这么一说，不仅是植田良平，本来还好声好气伺候的御池十郎左卫门、太田黑兵助、南保余一兵卫等一千师兄弟立马都不乐意了。

“你这么说也太失礼了吧？别给脸不要脸哈，赶紧闭上你的乌鸦嘴！”

“真是个丧门星，早知道你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我们吉冈武馆不欢迎胳膊肘往外拐的客人！”

“哈哈！光嘴上厉害白瞎，我这好心被你们当成驴肝肺，你们早晚会后悔的。”对着这群狗咬吕洞宾——不识好心人的榆木疙瘩，小次郎决定不再浪费口舌了。

自打大年初一早上在五条大桥见到武藏，四目对峙之间他就已经对这次比武结果有了定论。那个武藏，一定不简单！

五

“小次郎、小次郎！武藏在哪里？他还没来吗？”只见一个年轻女子神色慌张地顺着大道往这边跑了过来，身后还跟着一只猴子。

“啊？这不是朱实吗？”一瞬间，吉冈家的门人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这两人什么时候搞到一块儿去了？植田良平和其他人面面相觑，搞不懂这个中曲折。

“朱实，谁让你来这里的？你不该来的，快点回去！”听口气，小次郎有些不高兴了。

“我不回去！虽然我被你照顾，但是我又不是你的女人，你凭什么命令我？”朱实急了，大声反驳道。她像是有了莫大的精神支柱，此时此刻的语气更是透着一股巾帼不让须眉的强势。“你凭什么把我关在二楼的念珠店里？我不过就是关心武藏而已，你凭什么跟讨厌我似的那么对我？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如意算盘，你嘴上说是对吉冈清十郎有一分所谓的道义，实际上就是想等到他快要招架不住时再出手杀了武藏。这样你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难道不是吗？”

“你！你！你疯了吗？光天化日之下，你胡说些什么？！”小次郎急了。看来朱实说的是真话，要不然依着小次郎的脾气，肯定会冷嘲热讽，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恼羞成怒。

“怎么，被我说中心事了吧？你要杀武藏哥，对付我的心上人，只要我朱实的命还在，就绝不会让你的阴谋得逞！武藏哥，武藏哥在哪里？喂！你快出来啊武藏哥！”

六

“不好了！不好了！大事不好了！”就在众人吵吵嚷嚷之际，一阵凄厉的呐喊惊起了一干众人。

原来是清十郎的贴身侍从民八。只见他双腿发软跟丢了魂儿似的，面无血色地一路跌跌撞撞奔了过来，刚一凑近人群就“扑通”一声跌坐在地上了。

“啊！发生什么事了？”众人见势不妙，异口同声地问道。

“少师父他……他被武藏给废了！”民八的声音里还带着哭腔。

“这是你亲眼所见？”见民八点头，众人连忙追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少师父现在在哪里？”

不是说好在这里碰头整装待发去莲台寺的吗？怎么说都不说一声在半道上就跟武藏干上了？民八带路，众人半信半疑地跟着他赶了过去。

早春的太阳平静地注视着广袤的荒原，丹波街道往北五六百步的样子，路边的枯草堆里鼓起了一个馒头形状的古冢。

“少师父！少师父！”民八像疯了似的扑向古冢，趴在那土堆上泪流不止。

众人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只见清十郎脸朝地地趴在坟头上，蓝色的衣袖上像是个空壳子似的耷拉在地，额头上

绑着的白色缎带也似是被冷汗浸透了。

“啊——！真的是少师父！”

“我们来了，您先忍耐一下！”

众人马上把清十郎抱了起来，谁知他脑袋一点儿力气都没有，头顶立即就悬空指地了。大家仔细检查了一下他的身体，虽然脸上、身上、草地上一点血迹都没有，但清十郎还是嘴唇发紫、目光紧闭，脸上凝着痛苦的表情。

“嗯，还有呼吸！”有人探了探他的鼻息，终于松了一口气。

“喂！你们谁来搭把手，把少师父背回去？”植田良平问道。

有人蹲了下来，众人把清十郎的右手搭在那人肩上。

“啊！好痛！”那人才一起身，清十郎终于恢复了意识，痛得大叫。

“担架！快拿担架过来！”于是三四个门人从附近的农家处借了几张木板，拼成了个小床的样子才把清十郎抬了上去。远远看上去，众人全都面如死灰，抬着木板的样子真是像极了出殡。

木板架子还是太硬了，清十郎疼痛难忍，“武藏……他已经走了吗？啊！好痛！快来人啊，把我的右胳膊砍下来吧！连根砍下来，快点……”

两眼朝天，清十郎痛苦地哀号着。

七

“啊……御池、植田，你们没听见我说话吗？”颠簸之下，钻心的疼痛一次又一次地侵蚀着清十郎虚弱的身体，他两脚本能地在木板上“吧嗒吧嗒”地踢个不停，木板都快被踢散

架了。

“你这是胡闹呢？不管怎么疼，至少要不了你的命。要是把胳膊砍下来，失血过多的话可真就麻烦了！还是快点回武馆给你正正骨，出了一百天你又是一条好汉！”

“我……我忍不了了！”

“……不行啊，就算骨头伤得深一定要砍掉，那也得等回去找个万全的止血方法再说啊！”

听着清十郎痛苦不堪的呻吟声，植田良平小声地问民八事情的经过。民八说，少师父吩咐说不想以多欺少便准备祭拜完先父后抄小路独自上山，让他晚几分钟过来。谁知武藏早已在坟边等着了，等他赶过来时只听少师父一声惨叫就倒地不起——那武藏居然只出了一剑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他一看情况不好，于是拼命地赶回来搬救兵……后来的事情就众所周知了。

植田良平叹息一声，不再说话。

这会儿工夫，原先在养牛场方向聚集的人群已经开始往这边移动了，他们伸着脖子张望着这如同抬着死人出殡般的队伍，小声地议论着。

“走开！快走开！”两三个门人提前跑了过去驱赶那些蝗虫般此起彼伏来围观的人群，但收效甚微。

忧愤的门人开始犹豫地摸了摸身后插着的剑柄。那些看热闹的一看吉冈家的人要动真格的了，敏感地掉头就跑。不一会儿工夫，这一大拨儿人群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飞扬的尘埃在荒原上空久久飘荡。

八

起风了。

伴着清十郎不绝于耳的哀鸣声，这一群残兵败将默默地踏上了归途。虽然已是初春，但心底却是寒冬般的死气沉沉。

“哎呀？”抬着清十郎的木板上突然哗啦哗啦地落下了几片枯死的松树叶子。众人抬头一看，原来是一只调皮捣蛋的小猴子，像故意捣蛋似的，在清十郎头顶的松树上活蹦乱跳，踩落一干死物。

“可恶！”走在后面的一个门人正要拿树枝打它，口哨声响起，猴子立马不见了。寻找猴子的身影看过去，只见小次郎玩世不恭地倚在树旁，神情如往日般不可一世。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看见躺在担架上濒死的清十郎，他便换了一副怜悯的表情挂在脸上，眼睛里不带丝毫关切。

“不过是只不懂事的猴子，快走吧，不用理会它。”一想到战前他那一番长敌人志气灭自家威风的话，众人一致认为他是来看笑话的，便不愿搭理。

“哎哟哟，我早就说了嘛，不听我的话你们都会后悔的。怎么样，来了个现世报吧？”小次郎还是紧随其后阴魂不散。

“……疼啊，疼……”清十郎顾不得其他，只顾着喊疼，“御池，御池呢？快帮我把胳膊砍下来吧！”

“少师父，不要意气用事啊。”虽然看见他痛苦的样子于心不忍，但御池最终还是咬了咬牙拒绝了。

“植田……植田……你，快……哎哟，疼死我了……”见御池不帮忙，清十郎又向植田求助。

“哈哈！不就是砍条胳膊吗，这有何难？还是让我小次郎来帮你吧！”

九

“你敢！”见小次郎没安好心，一众门徒怒斥道。